

胡適批點的《明夷待訪錄》

孫寶山*

《明夷待訪錄》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黃宗羲的傑作，在中國政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筆者近來在調查《明夷待訪錄》的版本時，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善本特藏閱覽室發現了胡適批點的《明夷待訪錄》，本文首先介紹版本、批點的有關情況，然後對批語加以考辨，最後對發現的意義進行簡要分析。

一、關於版本的情況

胡適批點的這部《明夷待訪錄》是「民國庚申九年印行」、「孫述康題」、「晉華書局刊於京師」、「族孫承乙校梓」，也就是晉華書局於一九二〇年在北京出版發行，由孫述康題寫書名，底本是黃宗羲的族孫黃承乙校訂、刊行的版本。此書的前面有〈顧寧人書〉，後面有黃承乙撰寫的〈跋〉。根據黃承乙的跋文，其曾祖父黃石泉築五桂樓藏書達五萬餘卷，承乙原本與同鄉的朱鎮夫商定將其中鄉里先賢的著述集資彙刻，但由於鎮夫去世而中止，承乙不得已於光緒五年(1879)將其先人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先行校訂、刊行。

二、關於批點的情況

胡適在該書封面的右側用黑筆題字：

九、五、二七。適。

「九、五、二七」即民國九年(1920)五月二十七日，應是購書日期，「適」即書主

* 孫寶山，中央民族大學哲學與宗教學院講師。

胡適題名。他用黑筆對〈顧寧人書〉自「伏念炎武自中年以前」至「可預信於今日也」進行了標點，並在〈顧寧人書〉後面題寫了行書批語：

此書與《思舊錄》中所載略有不同。此稿有刪節處。

他用黑筆將黃宗羲〈自序〉的落款「癸卯」批註為「1663」，用紅筆對〈原君〉自「有生之初」至「豈設君之道固如是乎」進行了標點，用黑筆對〈財計三〉三處進行了標點、二處進行了校正：

何謂者俗？ 習

何謂蠱惑？

何謂奢侈？

吉凶一循千禮 於

他用黑筆對〈閹宦下〉自「夫人主受命于天」至「其在後世之君亦何足貴」、自「天下何常之有」至「止以供金人之屠醢耳」進行了標點，並校正一處：

貴，當作責。

他用黑筆在〈明夷待訪錄〉末篇〈閹宦下〉後面題寫了行書批語：

十年不讀《待訪錄》了。昨天買了這一本，車上讀了一遍，今天校正數處。

適。九、五、二八。

三、對胡適批語的考辨

（一）關於〈顧寧人書〉後面的批語。筆者將晉華書局本《明夷待訪錄》中的〈顧寧人書〉（以下簡稱晉華書局本〈顧書〉）與《思舊錄》主要版本¹所載的〈顧寧人書〉（以下簡稱《思舊錄》〈顧書〉）加以對照後發現，它們在內容上確實略有出入。晉華書局本〈顧書〉與鄭性訂、鄭大節校《黃梨洲先生思舊錄》抄本²〈顧書〉、黃承乙校《思舊錄》五桂樓刻本³〈顧書〉最為接近，晉華書局本〈顧書〉在「頃過薊門，見貴門人」後刪去「陳、萬二君」，鄭氏抄本《思舊錄》〈顧

¹ 筆者所調查的《思舊錄》版本現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分館。

² 沒有抄寫年代。

³ 書名為《黃梨洲先生遺書》，分為《明夷待訪錄》和《思舊錄》二冊，顧文彬題寫書名，俞樾用篆字題寫卷首，並蓋有「曲園居士」篆印一方。據中國國家圖書館編目，刊刻年代為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

書〉、五桂樓刻本《思舊錄》〈顧書〉在「以幸萬世，曷任禱切」後刪去「同學弟顧炎武頓首」。晉華書局本〈顧書〉與世楷堂刻本⁴《思舊錄》〈顧書〉、上海時中書局本⁵《思舊錄》〈顧書〉有些出入，晉華書局本〈顧書〉只有「陳、萬二君」一處刪節，世楷堂刻本、時中書局本《思舊錄》〈顧書〉則有三處刪節，即「同于先生者十之六七」後刪去「唯奉春一策必在關中，而秣陵僅足偏方之業，非身歷者不能知也」、「但鄙著恒自改竄」後刪去「且有礙時」、「以幸萬世，曷任禱切」後刪去「同學弟顧炎武頓首」，晉華書局本〈顧書〉的內容顯然要比世楷堂刻本、時中書局本《思舊錄》〈顧書〉更為完整。根據以上對照可以得出下面兩點結論：1. 胡適的批語「此稿有刪節處」應指的是晉華書局本〈顧書〉在「頃過蕪門，見貴門人」後刪去了「陳、萬二君」；2. 既然他認為晉華書局本〈顧書〉有刪節處，說明此前他所看的《思舊錄》〈顧書〉應屬於內容較為完整的鄭氏抄本、五桂樓刻本一系的版本。

(二) 關於〈闍宦下〉後面的批語。對此處的批語可做如下解讀：胡適在十年前即一九一〇年曾讀過《明夷待訪錄》，一九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他買了一本晉華書局刊行的《明夷待訪錄》，在乘車外出期間粗讀一遍，發現了幾處錯誤，五月二十八日進行了校正。筆者查閱了《胡適日記》⁶，但他偏偏對民國九年五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這三天沒做任何記載，令人感到疑惑不解。胡適目前尚存的最早的日記《藏暉室日記》是從己酉十二月十四日（1910年1月24日）開始的⁷，但筆者也未能從中查到有關他讀過《明夷待訪錄》的記載。如果不是漏記的話，那麼可以推斷他應該是在一九一〇年之前讀過此書。黃宗羲在清末被推崇為「中國之盧梭」⁸，

⁴ 收入楊復吉編：《昭代叢書己集》（吳江沈氏世楷堂，清道光十三年癸巳[1833]初刻，光緒年間重刻）。《清代傳記叢刊》（臺北：明文書局，1983年），第26冊、《叢書集成三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年），第100冊所收《思舊錄》皆以世楷堂刻本為底本。

⁵ 收入薛鳳昌編：《梨洲遺著彙刊》（上海：時中書局，1910年）。

⁶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3)》（1919-1922）（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⁷ 見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1)》（1910-1914），頁3。

⁸ 見憂患餘生（韓文舉）：〈捫蝨談虎錄·黃梨洲〉引梁啟超：《中國近世三大思想家·黃宗羲》緒論，《新民叢報》第14號（1902年7月15日），頁53-55。馮紫珊編輯：《新民叢報》（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年），第3冊；陳天華：〈獅子吼〉第3回，《民報》第7號（1906年9月5日），頁89-90；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蒐集：《民報》（北京：科學出版社，1957年），第1冊。

梁啟超、譚嗣同等「倡民權共和之說」，曾將《明夷待訪錄》「節鈔印數萬本，秘密散佈」⁹，孫中山在海外也曾將《明夷待訪錄》的〈原君〉、〈原臣〉篇作為革命宣傳書隨身攜帶散發¹⁰，所以胡適在一九一〇年之前讀過此書是很正常的。筆者對《胡適日記全編》前三冊進行了通覽，在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二〇年期間，他確實沒有再讀過此書。但一九一七年在美國留學的時候，他曾經讀過黃宗羲的《南雷詩曆》，並對其中的五首詩及題詞進行了抄錄¹¹。這說明他對黃宗羲的著作還是比較關注的，所以後來批點《明夷待訪錄》也不是偶然的。

四、關於發現的意義

胡適批點的《明夷待訪錄》的發現，對於胡適研究和黃宗羲研究都具有一定的意義：

（一）可以填補《胡適日記》及《胡適年譜》中的記載空白。目前出版的《胡適日記》及《胡適年譜》¹²對一九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這兩天都沒做任何記載，以後再版時，可將一九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胡適購買《明夷待訪錄》、乘車外出、車上閱讀《明夷待訪錄》和五月二十八日校正《明夷待訪錄》的事情補入，使胡適的相關資料更加完整。

（二）為研究黃宗羲政治思想的影響提供了新的材料。一九二一年五月四日，胡適為紀念五四運動二周年，在《晨報》（第二版）發表了〈黃梨洲論學生運動——學生干政是三代遺風！〉一文，他根據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提出的學校議政理論為學生運動進行辯護，《胡適日記》（民國十年五月二日）對此事做了如下記載：

後日為「五四」後之第二周年。《晨報》與《半週刊》皆將出「紀念增刊」，他們要我做文章。我自公園回來，已九點半了，想出一個取巧的法

⁹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年），頁18。

¹⁰ 見陳錫祺：《孫中山年譜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上冊，頁109、133。

¹¹ 見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2)》（1915-1917），頁524-5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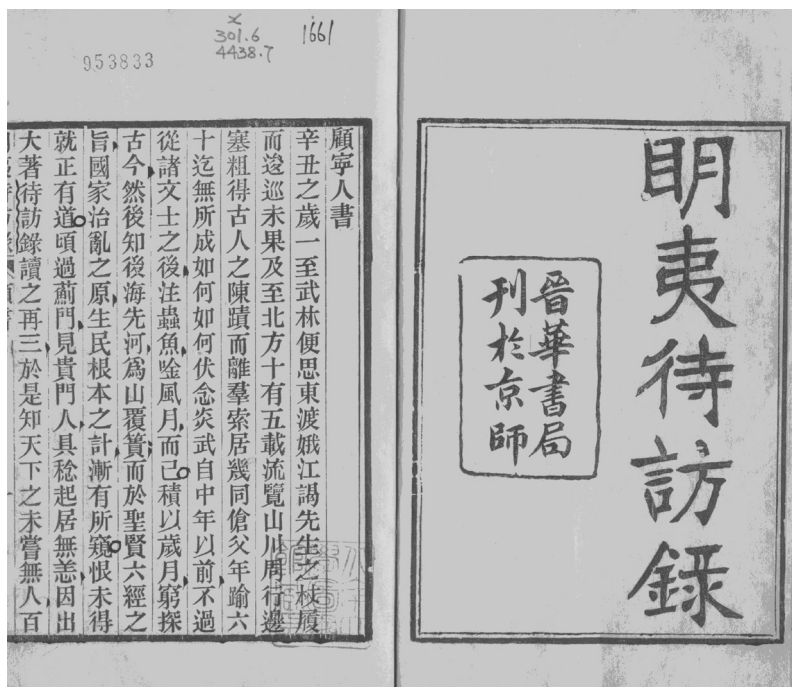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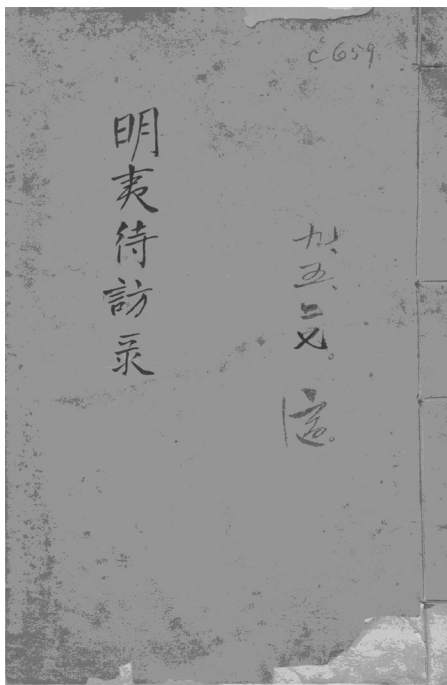
¹² 曹伯言、季維龍編著：《胡適年譜》（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年）；耿雲志編著：《胡適年譜》（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

子，做了一篇文章，章洛聲爲我抄了一份。¹³

這裏所說的「想出一個取巧的法子」指的是借用黃宗羲的學校議政理論為學生運動進行辯護，「做了一篇文章」指的是〈黃梨洲論學生運動——學生干政是三代遺風！〉。胡適為什麼會在五四運動二周年之際，以黃宗羲的學校議政理論為依據為學生運動進行辯護呢？根據他本人的記載似乎是一時的靈感閃現，現在他批點的《明夷待訪錄》的發現證明，他大約在十年以前就讀過此書，在一年前又批點過此書，所以，在紀念五四運動二周年的時候，他以黃宗羲的學校議政理論為依據為學生運動辯護是受黃宗羲政治思想影響的結果，絕非偶然的興致所至。從這裏可以看出，黃宗羲的政治思想自清朝後期至民國十年對政治界、輿論界有著持續而廣泛的影響。

¹³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3)》(1919-1922)，頁 241。

附錄一 胡適批點的《明夷待訪錄》照片四張



王之傲可以復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還也。天下之事有其識者未必遭其時而當其時者或無其識。古之君子所以著書待後有王者起得而師之。然而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聖人復起，而不易吾言，可預信於今日也。炎武以管見為日知錄，一書竊自幸其中所論同於先生者十之六七。唯奉春一策必在關中而秣陵僅足偏方之業，非身歷者不能知也。但鄙著恆自改竄，且有礙時未刻其已刻八卷及錢糧論二篇，乃數年前筆也。先附呈大教，倘辱收諸同志之未賜以抨彈，不厭往復以開末學之愚，以貽後人以

幸萬世易勝，請切同學弟願炎武頓首

此書與思舊錄中行數略有不同。此稿有刪節處。

子孫乎彼鯁鯁然唯恐後之有天下者不出于其子孫，是乃流俗富翁之見。故堯舜有子，尚不傳之。宋徽宗未嘗不多子，止以供金人之屠臨耳。

十年不談待訪錄了。昨天買了這
一車，車上談了一遍，今天校正數
度。
一五三八

族祖黎洲公抱經世才，魯王監國授左副都御史。國朝徵遺獻，不就著書數十種。其中明夷待訪錄尤平生經濟所寄，當時有二老閣梓本，後又刊入海山仙館叢書。邇來二老閣板片久不存，叢書刻於粵東，卷帙繁重，購之頗艱。承乙曾祖石泉公考藏書籍至五萬餘卷，築五桂樓儲之，而於邑人著述尤加意蒐求。承乙四世保守弗失，曩年與同邑朱鎮夫、孝廉商將虞世南北堂書鈔、趙考古六書本義及黎洲公著述集資彙刻藏板，試院會鎮夫歿而止。承乙塵網羈牽，楹書廢讀，永惟先人聚書之意，取待訪錄先行

附錄二 黃承乙撰寫的〈跋〉

族祖梨洲公，抱經世才，魯王監國授左副都御史。國朝徵遺獻，不就。著書數十種，其中《明夷待訪錄》尤平生經濟所寄。當時有二老閣梓本，後又刊入《海山仙館叢書》。邇來二老閣板片久不存，《叢書》刻於粵東，卷帙繁重，購之頗艱。承乙曾祖石泉公考藏書籍至五萬餘卷，築五桂樓儲之，而於邑人著述尤加意蒐求。逮承乙四世，保守弗失。曩年，與同邑朱鎮夫孝廉，商將《虞世南北堂書鈔》、《趙考古六書本義》及梨洲公著述，集資彙刻，藏板試院，會鎮夫沒而止。承乙塵網羈牽，楹書廢讀，永惟先人聚書之意，取《待訪錄》先行校梓。將來遇有同志如鎮夫者，再將邑人著述如《虞氏書鈔》諸書，逐一刊棘，未始非勸學之一助也。公是書成於康熙癸卯，迄今己卯，歷二百十六年。二老閣本附刊公所著《思舊錄》，可以考見當時盍簪之盛。全謝山撰有序文一首，載《鮎埼亭集》，今並鈔附梓焉。光緒五年冬，族孫承乙謹識。（筆者標點，原文無標題）